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

周

景王

戊辰十有二年使詹伯詹桓伯周大夫如晉晉使趙成趙武之子來致閭田氏族畧唐叔虞之後晉成公

閭屬晉與甘相近之邑

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閭嘉閭大夫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即陸渾戎伐潁今河南府登封縣有王使

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即邠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以上諸國春秋釋例毫小國與燕近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弁冠也童子垂髦始冠而因以敝之謂既冠而三加成禮則棄其始

冠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

文以來世有哀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

使趙成如京師致閭田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已巳十有三年齊樂施子雅之子子孫以字為氏高彊子尾之子子孫以字為氏奔魯

齊樂高氏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無宇曰子旗樂施字子良高彊字將攻陳鮑亦告鮑

氏無宇授甲以如鮑氏鮑國諡文子叔牙元孫亦授甲矣遂伐樂高氏高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

伐虎門晏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夫以

靈姑鉅齊侯旗名率戰于稷齊有稷門樂高敗又敗諸莊城內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東樂施高彊

陳氏厚施齊之將為陳氏晏嬰已屢言之然觀其教無字以讓德義利云云意雖為公適足使其輕財結眾之計工于謀國者當不出此

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

無宇盡致諸齊侯而請老于莒齊邑本取于莒故亦曰莒初晏嬰如晉羊舌肸問曰齊其何如嬰曰齊其

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豆區釜各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陳氏亦以十釜為鍾三量既如則鍾自大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國之諸市踊則足貴屨賤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至是無宇于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眾心穆孟

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午庚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問于叔向曰

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胖聞之不信曰幸不可再也楚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

幸而克必受其咎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子厥慙地傳注以謀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楚

楚弗許遂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左傳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

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有二其一在河南許州襄城縣是為西不羹其一在南陽府舞陽縣是為東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即鄭子革以子孔之難奔楚事在靈

王十年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左傳注櫟伯也櫟大夫厲公殺之得櫟又并京

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邱即雍廩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事俱見前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

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位蔡遂復事具後

十有五年原伯紂奔郊周之甘人弑甘公過

原伯紂虐原與人也衆人逐紂立公子跪尋紂之弟絞奔郊甘公過即悼公欲去成景之族甘成公景公之

後成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是為平公

魯公子愁奔齊

季孫意如悼子統之不禮于南蒯李氏邑宰南蒯之子蒯謂公子愁字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

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愁許之告魯侯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魯侯如晉朝嗣君晉辭之至

河乃復愁南蒯懼不克以費李氏邑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愁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

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

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奔齊侍飲于齊侯齊侯曰叛夫對

曰臣欲張公室子韓皙齊大夫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中壬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公子棄疾殺公羊作弑公子比

楚師伐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時蔡公棄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于楚共

蔡事在靈王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會蘧氏之族楚子殺蘧掩而取其掩為賈曾孫及蘧居掩之族楚許

圍許大夫遷蔡消其父死焉蔓成然字子旗鬬韋龜為楚子所不禮因羣喪職之族啟越

大夫常壽過申之會常壽過戮焉正義曰作亂從乃召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即子皙

襲蔡見蔡公脅而盟之蔓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

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美許葉之師入楚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為王黑肱為令尹

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

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遂沿夏左傳注將欲入鄆即鄆郢今襄陽芋尹申無

宇之子亥求得之史記靈王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不食三日飢不能起以歸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

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時不知楚靈死畏其復來曰王

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君

早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左傳楚共

立乃以壁見于羣望曰請神擇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與巴姬密

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入再拜葬比于訾楚地在今汝曰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為令

尹初楚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余必自取之民患

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獻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簡公子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

平邱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有平邱故城同盟魯侯不與盟

晉成虎祁晉平公築虎祁之宮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事在王十一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

貳心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

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

齊人聽命肸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乃治兵建而不旆既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

晉自漢梁之後會盟皆大
夫至此再合諸侯意將修
復霸業乃叔向專以威力
導其君并不知仗義執言
之用是以諸侯間而晉亦
衰執謂叔向為賢大夫哉

貢賦

之次

魯季孫伐莒

伯子男

而使從

取鄭

王十
二年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李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即子服惠伯湫私于荀吳曰魯兄弟

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

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李孫

蔡侯廬

隱太子之子是為平公

歸于蔡陳侯吳

悼太子之子是為惠公

歸于陳

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

恤國中

戊甲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

公羊作夷昧史記作餘昧卒

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

申公巫臣子

聘于晉趙文子

趙武

問曰延州來季子

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今

常州府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故又曰延州來

狐庸聘晉吳尚未滅州來曰延州來者後人追記之辭

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

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季札季札讓

逃去吳人曰先王

時吳亦解號

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鮮虞國

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縣今正定府藁城縣有昔陽城

滅肥

今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春秋肥國

以肥子鯨歸

事在王十

五至是荀吳復以師伐鮮虞圍鼓

縣今正定府晉州春秋鼓人國州西有鼓聚

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

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

悅全反

鞮歸明年荀寅又滅陸渾之戎以其戴于楚也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唐虞
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
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
此可見一斑泥而師之如
武嬰更著名徒流千古笑
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
為定論耶

丙子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鄭子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春秋鄭子國少昊後廬姓朝于魯

鄭子朝魯魯侯與之宴叔孫姑叔孫約之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昔者

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俱見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

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各氏已見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孔子

聞之見于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有楚山在縣西南蒙宇記楚獲吳餘皇于此與和州梁山相對時人呼為東梁山西梁山

吳伐楚陽句楚穆王孫字子瑕為令尹卜戰不吉公子魴司馬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

戰于長岸魴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

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諸樊子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

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丑丁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爾雅大辰房心尾為大辰西及漢左傳注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魯申須魯大

夫曰彗以除舊布新今除于火火大辰之次為大火出須火出當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亦

夫曰若火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

雄也水畏火至是夏五月火星即心星始昏見越七日壬午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使徒大龜徙

故丁為壬妃虛人各徵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惟陳不救火初鄭裨竈

鄭大言于公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璣瓊瑋玉璣欲以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

子產拒得龜之請實經國
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
復火是杜千古信邪之惑

高深湯早何嘗不鑄幣利
民景王之鑄大錢非為欺
災備患是以有民失其資
之病觀于鑄錢無射不益
信乎非獨鑄錢法也

止之進藥必有不敢謀授
之咎非嘗不嘗而已然其
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
三傳所載不同而子高聽
止救止之說尤屬迂謬嘗
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謂多言者遂不與亦不復火明年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涓涓國人請為祭馬子
于龍龍亦無才于我乃止
時門鄭南城門涓
淵水經注無水邇新鄭故城又東為涓涓水

鑄大錢韋昭國語注大錢者大于舊其

王將鑄大錢單子靖公名旗單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

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

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

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其圖之弗聽

寅戌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

許男瘡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殺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歔飡粥噉不容

粒未踰年而死

胡氏安國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
藥藥不先嘗而候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此纂弑之萌堅氷之漸加之以大惡
而不得辭也

卯己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魯侯魯侯與之乘車兩馬俾适俱往孔子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

吾見老子問樂于萇弘周大夫樂記實年賈侍坐于孔子言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孔子語
其猶龍乎問樂于萇弘及樂孔子曰我所聞于萇弘亦如是
觀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孔子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察廟
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急急于所以危亡是無異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

朝之度

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于是反乎魯弟

子稍益進焉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

伍舉

及子尚伍員

亦曰奔吳

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城父

楚邑漢為城父縣故邑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考楚城父有二一以遷許具見後一即此而寘太子焉

居城父無極譖建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之執

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太子寬

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楚子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崇君尚

尚為崇邑大夫崇今謂江南江寧府六合縣

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

彼將有他志

知其欲

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

史記作專

堂邑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靈公同母兄以疾不立事見前

衛公孟縶狎齊豹

衛大夫

奪之司寇與鄆

見前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

在平壽

衛下邑

縶有事于蓋獲

衛郭

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縶出齊氏擊殺之衛

侯聞亂遂如死鳥

衛郭門外地

北宮氏之宰

北宮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召攻齊氏滅之

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于縶為駟乘將作亂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

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

猶終

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

衛人

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張

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女何弔

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

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公國小處僻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拔五穀魯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也其霸小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

公孫僑有疾謂游吉

即子太叔公孫薑子

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二十有四年鑄無射

左傳疏無射鐘名其聲于律中無射之管故以律名鐘

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鐘也作無射子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水長重不過石斤為石今作鐘不度石之數無益于樂

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州鳩名也對曰吾聞政象樂樂從和八音和從平

不踰故曰樂政今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陵之細聲抑而不聞非和也聽聲越言遠聲為大

微細迂遠林所陵聽之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宗伯樂官屬焉之所司也亦不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巳辛二十有五年宋華亥

比華合比弟王九年合比奔衛亥代為右師

向寧向子華定華孫奔楚

宋公元平公惡華向華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乃誘羣公子而殺之

公子寅公佐公子惡御戎公子朱公孫搜公子固公孫搜遂劫宋公取太子即景公及公母弟及公子辰以為質宋公亦質華向

之子亥子無感字與華氏盟時公子城與華氏既不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將殺太子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事在王二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

遂華氏之族時費遂曰敢不聽命及華向奔費遂子緇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多僚惡緇諧

諸宋公宋公將逐緇緇家臣張句殺多僚劫費遂而召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以

南里宋里名叛華登費遂之子以吳師救之齊烏枝鳴齊大夫及宋厨人濮厨邑大敗吳師于

鴻口左傳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遂敗華氏齊烏枝鳴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

之新里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曹大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與華氏戰大

敗之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事在王二至是楚遂越以師逆華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戍請

出華氏以為楚功宋人從之華亥向寧華定華緇華登俱出奔楚

王崩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王十次子猛及母弟勾無寵庶子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王

下門子子猛傳也時子朝之傅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

王曰雞憚其犧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人犧喻子猛難去聲言寵異他人易

致禍難也已犧喻子朝言至是王田北山即北邙山亦曰郊山在有疾崩于榮錡氏河南

寵異在已自無患害也周榮公食邑劉子時劉獻公擊卒單穆公立其庶單子穆公奉王子猛攻賓起殺之盟葬景

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春秋景王

即揚拒泉單子逆王猛于莊宮以歸王子還之子朝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

時左傳注羣王子追之單子殺王子還及姑發弱驪延定稠八子皆靈景之子朝奔京劉子

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猛居于皇今河南府鞏縣西晉籍談荀躒荀盈之子帥九州之戎陸

渾戎州鄉屬及焦瑕温原之師納王猛于王城

王子猛卒左傳注未即位故不言崩母弟勾立是為敬王

王猛雖立未及即位故不成喪後追謚為悼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午元年王居狄泉註見前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王子朝入于尹尹圉即尹文公誘劉佗劉子族殺之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單子劉子樊齊

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弘私謂劉子曰周之亡也其三

川震事見前今西王王城故曰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王城東故曰東王必大克

癸未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彌牟子謚景伯泣問王室之故彌牟立于乾祭北門而問于介大也衆晉人乃辭

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徵會諸侯期以明年明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

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趙鞅武之孫謚簡子樂大心樂喜族孫魯叔詣叔弓之孫黃父注見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來吳縣州來楚復取而城之楚遂越以諸侯之師救之吳用公子光謀光請分師先犯胡沈

師搖楚必大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有雞父亭即春秋雞父至是楚子為舟師以略

吳疆及圍陽楚地傳註而還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楚公子貞封于沈其後以邑為氏今陳州

府沈縣有沈城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

魯侯欲去季氏季孫意如以季如之謂殺申夜姑季公若為之請不得因謀于公子務人欲去季氏務人使其弟告公以告臧孫臧昭伯名賜臧孫以難先是賜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

亦曰公亥公鳥弟公子以告臧孫臧昭伯名賜臧孫以難先是賜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

老告郈孫惠公之伯名惡郈孫以可勸先是季郈之難闢季氏介其難郈氏為之金距告子家

竊公子遂之子歸父別為氏告子家駒曰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馬李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魯侯不從遂伐季

氏殺季堅意如弟亦于門意如請待于沂上此魯沂水出尼山逕曲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驪戾以

其衆救季氏孟氏從之殺郈孫伐公徒魯侯與臧孫賜如墓謀遂奔齊臧孫賜子齊侯唁于

野井今山東濟南府齊河縣有野井亭取鄆魯有二鄆此為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其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與莒近以居之先是有鸛鵒巢于

魯師已魯大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寨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

來哭童謠如其將及乎未幾魯侯遂出時叔孫姑在闕及歸謂季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逐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從公于齊叔孫姑謚昭子豹之庶子關魯地今兗州府汶

有異志叔孫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遂卒叔孫姑謚昭子豹之庶子關魯地今兗州府汶

上縣南旺湖中有關亭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史記為高昭子家臣通乎景齊侯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晏嬰與孔子交善而尼谿之沮詆為滑稽倨傲彼非不知孔子蓋忌其見用耳跡其生平所為若二桃殺三士之謀則更以小嫌而肆其陰險尚得謂之賢哉

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酉乙 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注召伯當言召氏疏曰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先是年王三尹氏涉于鞏由鞏涉洛楚東訾今河南府鞏縣有東訾聚俗呼訾店及是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即荀躒趙

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即伊闕亦曰龍門山在河南府洛陽縣南王師起于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有緄氏故城本滑國秦滅之

周鄭分次于尸今偃師縣有尸鄉晉師克鞏召伯盈與之子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騫子極之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即周下都

東敬王徙都于此洛陽故城是也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戍之而還七年尹氏固自楚歸京師京師殺之并殺召伯盈及原伯魯之子十五年楚亂王人

殺王子朝于楚

戊丙 五年吳弑其君僚

吳子因楚喪楚平卒子壬立是為楚昭昭使公子掩餘燭庸皆僚母弟伐之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子

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光乃

伏甲于堀室而享吳子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試吳子鱄設諸鉞交于胃而

死光遂自立是為閔閔以鱄設諸子為卿季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

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晉士鞅宋樂祁犁樂喜孫字子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成周且謀納魯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而為之辭魯侯遂不得復

先是齊侯將納魯侯季氏家臣申豐以錦贈梁邱據據言于齊侯乃止是冬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成周

楚殺費無極

初無極以讒去蔡朝吳朝吳在蔡無極欲去之謂蔡人曰王惟信吳故處之蔡二三子莫之
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前其出蔡侯朱即平公無極取貨于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懼出朱而立東

國是為悼公事在逐太子建殺連尹奢即伍奢事國人惡之既又與鄢將師比譖卻宛
景王二十八年

于令尹囊瓦公子囊子殺之無極謂令尹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
字子常

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及饗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
鄧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卻氏葵之盡滅其族黨氏在王四年國人莫不謗

令尹沈尹戌言于囊瓦曰無極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場日駭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囊瓦乃殺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亥丁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奚之孫及楊食我字伯石羊舌肸子肸
祁氏家臣通室妻其祁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

殺勝與臧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祁氏之田

七縣羊舌氏之田三縣祁氏晉獻侯之後
羊舌氏靖侯之後既滅晉之公族殆盡

丑己八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左傳公羊俱作焉奔楚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之水以灌之于是滅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

遂奔楚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今余將自有之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政眾而垂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

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始病

寅庚九年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左傳注晉地

先是魯侯如晉事在六年次于乾侯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有既而歸鄆在王至是復在乾侯

晉侯時晉頃公卒子午立是為定公將以師納之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鞅私告季孫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遂

會荀躒于適歷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請入魯侯卒不肯見意如荀躒

退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其歸攝君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吳伐越

吳始用師于越晉史墨蔡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

注是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多福吳先用兵必反受其殃

晉韓不信韓起孫齊高張宋仲幾仲氏宋公子成之後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儀孫鄭國叅孫

子僑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俱王大夫如晉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于是晉魏舒

韓不信來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

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

書以授帥左傳疏既號令下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各出若干之役而效諸劉子韓不

信臨之以為成命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是役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

魯侯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

魯侯出奔在外凡八年至是卒卒于十月明年叔孫不敢嫡之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叔孫請

見子家羈羈辭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惟子